

詩

古

微

詩古微上編之三

邵陽魏源譔

二南義例篇上

讀二南之詩得三例焉。二南各十一篇。而召南多其三。以知平王召伯之詩爲後附也。十一篇之詩各相配應。以知關雎之三。當證以鵲巢之三。與毛詩先草蟲之故也。關雎至麟趾十一篇。皆房中之樂。兼有文王之義。不當如王肅專以芣苢上八篇爲房中也。

何以言之。鵲巢可當關雎。采芣可當葛覃。草蟲可當卷耳。采蘋可當芣苢。小星可當樛木。江沱可當蟋蟀。標梅可當

桃夭羔羊可當兔豎行露可當漢廣殷其雷可當汝墳騶  
虞可當麟趾二南各十一篇以備鄉樂房中之樂故篇章  
相對節奏相當至甘棠則召公稱伯在武王分陝之後非  
文王詩矣左傳史記漢書韓詩外傳孔叢子並以作于召  
伯久沒之後西周遺民追思之詞則並非康王詩矣野有  
死麕篇舊唐書禮儀志謂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  
昏之節野麕之刺興則明以爲平王詩矣劉昫五代  
人蓋韓詩何彼  
穠矣三家詩以爲齊侯嫁女與毛異義則亦東周平王後  
詩矣並詳二  
南答問召南多周南者三篇而此三篇皆別爲一例  
故鄭孔亦謂召伯齊侯二篇皆非文王世詩見詩  
譜疏其不入

王風者采于陝以西舊畿之地不可入東都王城之風故  
從其地從其類而附之召南也。詳召南  
答問以是爲正風之變  
變而不失其正也。此二南之例而人未知者一矣。

儀禮合鄉樂召南鵲巢采蘋采蘋左傳風有采蘋采蘋齊

詩篇弟同之。見孔  
疏而毛詩獨先草蟲夫毛于六笙詩逸篇

尙按儀禮樂章列其篇次豈于此獨不知而誤倒之暨觀

二南相應之故而後知毛以采蘋與卷耳不甚相倫故特

先草蟲以證關雎之三也鵲巢求夫人卽關雎之求賢妃

尸鳩均平專一猶關雎摯而有別也之子卽淑女也百兩

御之猶鐘鼓樂之琴瑟友之也知二詩相應則可正后妃

求淑女佐助之失矣。

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媵有定制。何煩后妃既歸始爲文王求嬪御乎。

采蘩采葛同爲勤儉。被以祀先與歸壺同孝。夙夜在公與告師同敬。知二詩相應則可。正后妃在女家及歸安父母之失矣。草蟲卷耳同爲懷人之詩。而毛韓異義。然毛詩旣先草蟲以配卷耳。而草蟲正大夫妻懷君子行役之詩。則此之金罍大夫器亦當爲大夫妻自我之詞。與韓詩義正相發。蓋后妃因使臣在外行役而慰勞其室家之詩。四牡代使臣言。此篇代使臣室家言。勝于鄭箋人君行饗燕之說。齊詩越草蟲取采蘋。然采蘋亦大夫妻之詩。可見二南相應齊與毛韓大同小異。而人未察者二矣。

二南皆文王之世而周南十一篇其八序皆屬之后妃召  
南首二序亦以夫人爲說故王肅以關雎至芣苢八篇爲  
后妃房中之樂其餘爲南國所采之風然關雎在河之洲  
卽非岐周魯韓以芣苢爲蔡人之風亦非周國本有是漢  
廣汝墳至麟趾皆房中之樂豈得以毛序中偶有后妃無  
后妃爲區別乎或又謂兔置序爲后妃所致羔羊序爲鵲  
巢之功致豈兔置之武夫羔羊之大夫皆化于后妃夫人  
而不化于文王麟趾公子卽可云關雎之應騶虞田官詳  
南荅何以爲鵲巢之應周密癸辛襍志因謂易大象惟施  
問于天子者稱先王兼諸侯者稱后兼公卿大夫者稱君子

文王兼有天子諸侯之義且三百中所言后皆指國君從無以后稱君妻之例二南當殷商之世宜從前代之稱后者文王妃者太妣似乎可通然謂關雎后與妃之德可也謂葛覃后與妃之本可乎二南房中路寢之樂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歌之以節義序亦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君故詩皆主于婦德義實推本刑惟甘棠召伯之詩附入召南別爲一例不嫌其詠后妃而遺文王至兔置明美公侯而兼言后妃所致者蓋關雎之德莫大于摯而有別今以兔置伐木之人而有肅肅將事之敬何啻鮪婦之如賓漁者之宵肅有慎固幽深之淑女而後可爲君子之好仇有肅肅敬獨之武夫

而後可爲公侯之好仇。大雅興文王作人之化。至于魚躍  
鳶飛。以明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然則兔豷爲關雎之所  
致。不其然乎。漢廣汝墳以下。皆男女風化之詩。反不言后  
妃。毛序本無義例。斷不可以此爲樂章之區別。召南羔羊  
序而言鵲巢之功。致正與關雎兔豷同一義例。騶虞爲鵲  
巢之應。其義亦同。毛傳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齊  
詩亦稱后夫人之德。故知樂章之義。以后妃貫二南。不嫌  
其遺文王。而人未察者三矣。

二南樂章篇次相應表

關雎

鵲巢



葛覃

采芣

卷耳

采蘋

從齊詩  
篇次

芣苢

草蟲

樛木

小星

蠃斯

江沱

桃夭

標有梅

兔置

羔羊

漢廣

行露

汝墳

殷其雷

麟趾

騶虞

以上正風房中之樂十二篇 以下附召南變風三篇

甘棠

魯韓說皆東周遺民思召伯之詩

何彼穠矣

韓詩齊侯嫁女子爲平王之外孫女

野有死麕

韓詩平王東遷後男女刺詩

召南獨多三篇明爲東周增入之風

二南義例篇下

問曰毛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  
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譜  
言文王受命作豐分岐周故地爲二公采邑武王時陳其  
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孔疏又謂二南之后妃夫人皆指文王太姒一人而二名  
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而  
後儒不從之直以召南夫人爲南國諸侯之夫人與后妃  
爲二則是羔羊騶虞爲鵲巢之應者皆歸美于南國之君  
何與文王后妃之化耶曰前篇言羔羊騶虞皆本于鵲巢

者姑申毛例若以經義求之則召南全風皆爲周南之應  
鵲巢當應關雎不得謂南國諸侯夫人之詩非文王后妃  
之化也草蟲采蘋篇次亦姑仍毛例若以三家詩言之則  
采蘋當爲卷耳之應草蟲當爲芣苢之應也芣苢蔡人妻  
傷夫與草蟲  
妻懷大何者采蘋旣爲鵲巢之三則大夫妻之能循法度  
夫同義亦當爲南國夫人被文王后妃法度所致左傳釋是詩有  
濟澤季蘭之女明爲南國諸侯之女將嫁爲大夫妻者詳  
召  
南  
荅毛鄭皆釋此詩爲昏義先嫁三月教于宗室時牲魚  
蘋藻之祭美其能循法度以見爲諸侯夫人之化故爲鵲  
巢之三卷耳之應其非文王后妃兼稱夫人明矣孔疏據

季女非已嫁之稱。與非牖下之地。大夫不祭于大宗之廟。尸之非助祭之詞。以駁王肅大夫妻助夫氏祭之說。而仍不能據樂章之篇第。以證其爲鵲巢夫人之化。反泥射義。大夫以采蘋爲節。謂無預于夫人。然則采蘋當止謂士妻。乎卷耳金罍亦代爲大夫妻之詞。何害其爲后妃之志乎。又不知據左氏濟澤季蘭之訓。以證其爲南國民風。而儕諸關雎宮闈之什。則是豐鎬本國之風。自當采入周南。何得入于召南。而忽后妃。忽夫人。忽王者。忽諸侯。忽聖。忽賢。乎洵乎不通全經之例。不可以釋一詩。而二南之別。良以所采之地。非以所區之化矣。

曰以地別二南不以化區二南然則程大昌謂南爲樂名非詩名而引鼓鐘篇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季札見舞象箛南箛因謂南和也雅正也二南但取其風之和非以其地之限以斥小序王化自北而南之說且謂南雅頌三者爲樂詩而列國之風爲徒詩不入樂然耶否耶曰周禮太師教國子以六詩有風雅頌而無南左傳風有采蔡采蘋其詩實在召南則二南同爲國風明矣至鼓鐘之以雅以南禮記之胥鼓南毛韓鄭氏皆釋爲南夷之樂左傳南籥杜氏無注然左氏爲之歌周南召南不云爲之歌南烏見其爲樂名非詩地之名耶呂覽塗山氏爲候人

之歌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塗山亦在南方而南有樛木南有喬木漢廣汝墳江沱則經有明文更以三家詩證之水經注引水引韓詩周南序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逃職舍于甘棠陝閒之人皆得其所則是韓毛義同考楚地記曰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蓋漢世南郡兼湖北荊州宜昌施南襄陽四府之地南陽兼今河南南陽府汝州之地故周南之詩曰汝墳曰江永漢廣是其境東北至汝南至江北至漢也召南之詩曰江沱是其境西北至蜀東南至南郡也魯韓詩以芣苢爲宋人女蔡人妻

作文王卽位。諏于蔡原。蔡宋皆東南之國。是豫徐二州之風。在陝以東。其采入周南宜矣。又以行露爲申人女許嫁于鄆。而作申在南陽宛縣。而鄆卽文王伐崇作豐之地。則豫雍二州之風。在陝以西。其采入召南宜矣。又以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而以父母孔邇。謂二親不謂文王。則亦豫州之風。蓋汝墳在潁。距紂都近。距岐西遠。不得以孔邇頌文王。此陝以東詩。其入周南宜矣。爾雅決復入爲汜。小洲曰渚。又曰江爲汜。禹貢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地里志謂在蜀郡郫縣。此梁州之風。其采入召南宜矣。漢廣與江水並言。明在江漢合流之處。則采于荆。要之六州之風。略具。蓋



文王本先爲雍州之伯南兼荆梁

西伯戡黎鄭注

故周書大匡止

云三州之侯咸率其時西北迫于戎狄東北阻于紂都其  
化先自北而南則爲江漢而庸蜀羌髳舉焉其後東諸侯  
叛商文王乃率叛國以事紂故申蔡宋則自西而東汝墳  
則又自東南而漸北故程典始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  
于商至是始三分有二惟餘殷都北鄙殺伐之聲師延濮  
上靡靡之樂亦廩廩乎將變其後武王有天下周召分陝  
盡陳天下之風惟以六州被文王之化者入樂是二南皆  
作于周召未分陝以前其詩皆以文王風化爲義不以周  
召風化爲義其分繫諸周召者以所采之地不以人也太

史公自序畱滯周南。摯虞曰：今之洛陽。張晏曰：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郡國志：宏農、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然則召公治雍、梁二州而兼有荆、豫之風者，地所近也。周公治豫、徐、荆、揚而兼有豐、鎬之風者，王都不屬于雍州之伯，故其詩雖在陝以西，而周公得陳之也。逸周書：度邑解，武王以營雒告周公，則其分周公陝東治洛陽者，爲營雒計也。其後周公居東，亦必先居洛陽，而後度河攻殷。王質詩：總聞曰：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偏，東偏亦見諸師毀敦。蓋周公之任東遷後，此宮猶存也。其宮亦有太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其任至重，而後人妄有聖賢

淺深之別。皆強爲詞也。武帝樂府止詠漢事。而總齊楚趙代之謳。遼作大樂。以用七聲者爲北調。用五聲者爲南調。乃樂因地異。豈詩因樂名哉。至周召分陝。實在武王有天下之後。二南諸詩皆作于未分陝以前。鄭譜乃謂文王受命作豐。卽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采地。武王有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六州得二公德教尤純。故獨錄屬太師云云。以周召分陝在文王時。以二南爲二公之化實爲諸謬說之根本。攷書大傳周本紀。文王伐崇作豐。年已九十有六。明年卽薨。何暇以岐地分賜二公。施行政教。且文王身爲西伯。何得又使其臣分僭二伯。故書

君奭篇數文王臣惟虢叔閔天散宜生太顛南宮适及武王時虢叔先卒則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皆不及于旦奭至樂記始言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二公分陝實陝在武王有天下之後明矣二南之詩實陳于武王時周召分陝之後所采則皆文王之風實非周召之化又明矣韓詩外傳述召公聽訟甘棠之事曰此非吾先君文王之政也明在文王既沒之後至周公封魯召公封燕而又分岐周故地爲二公采邑俾其次子世守王官則已在成王之世故以有天下之號繫之周公若文王時叔旦尚未用事

安得遂以周國之名繫之耶。若謂文王受命稱王，卽可分封二伯，則詩中公侯干城，公侯好仇，公侯腹心，公侯之事，公侯之宮，公子公姓，公族，而以王室稱商，若旣命召公爲西伯，而文王戲黎，又自稱西伯，進退無據，禮大傳之牧野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又何說耶。季札觀樂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專指文王時言，故知二南以地爲別，不以詩爲別，以文王風化爲義，不以二公風化爲義，以二公所陳爲區別，不以二公所化爲區別，惟主于文王之風化，故召南皆周南之應，以其爲豐鎬本國之風，有文王后妃之什焉，尊爲四始，冠于召南。

不亦宜乎。然詩雖作于文王，陳于武王，而其被諸管絃，用  
爲房中鄉國之樂，則實定于周公制作之日。故四始又皆  
以周公所定爲義。

別具四  
始篇

王風義例篇上

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十五國風之次第。其正名得所安在乎。魯太師之舊第。見于左氏季札之觀樂。以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爲次。今詩後秦于唐。退幽于末。善已。而王風之邶衛鄭。則仍其舊。自孔疏以來。說者凡十餘輩。或謂以兩相比。或謂以地相次。或謂以政俗爲次。或謂以變之先後爲次。或謂後王于邶鄘。以通殷周爲三統。或謂次衛于二南。以見貞淫之相形。一若真夫子特筆。而忘其爲太師之舊者。夫太師舊第。不過以邶鄘衛王東都之地爲一類。幽

秦西都之地爲一類。鄭齊一類。唐魏一類。陳檜曹小國一類。取其民風相近。初非有大義其閒。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夫子挈幽于後。先唐于秦。既皆裁以大義。不事沿襲。則王畿民風。烏有仍厠侯國之理。檜爲鄭并。何獨不援魏唐畫一之例。潰潰濶濶。襍載豐蔀。乃有夫子舊第。大卽乎人心所同然。日在人耳目而不覺者。其說曰。王在幽。後檜處鄭先。是說也。鄭氏詩譜著之。孔疏凡四述之。國風疏。王風疏。鄭風疏。檜風疏。若非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鄭安敢冒不韙。以更毛次。此必因毛詩進王退檜。徒欲復太師原第。而大乖夫子古義。故鄭援魯韓次第以正之。請舉數閒以證其說。毛序以王風



黍離爲周大夫閔宗周。則是王朝卿大夫之詩。當入變雅。

何得列于民風。考魯

新序韓御覽

以黍離爲衛壽閔兄而作。則

三家詩皆在衛風。而毛錯入王風之首。其可疑者一。邱中

有麻之詩。毛傳謂子國爲子嗟父。則是父子相繼處。畱其

言必有所本。公羊傳言古者鄭伯處于畱。先鄭伯有善于

鄭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云云。此卽國語鄭桓

公用史伯之言。寄孥與賄于鄭而得其國。旋以畱爲下邑。

則畱乃桓公未取檜以前自所受封之采邑。

公羊疏以爲地里志之陳

畱郡則在檜東。故祭仲首畱。遂近于宋。卽史記世家所謂

號檜見桓公用事。輕分公地者也。其取檜蓋自東而西。

緇衣詩序美桓公武公父子。則子國子嗟疑卽桓公武公

之字

史記桓公名友紀年王子多父伐檜克之或謂友字多父然篆文友作彳則多父當卽友父形義以紀年

皆書名無書字之例也至集傳以丘中留子之詩爲淫女望其所私之詞則是一女歆三男且相期于麻黍李之地

風雅歸地莫基于此故曰子國子嗟父而彼留之子則稱其爵與緇

衣一例皆以子男爲王室大夫留與檜鄰寄孥託處小惠

要結檜民說而歌之旣爲檜國民風自當列于檜未以著

檜所由亡且陳留本非畿內之邑毛入之王風而傳之子

虛烏有之人其可疑者二檜之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明爲東周王風蓋鄙京遺民從王東

遷故懷西歸不置孔疏謂鄆滅于西周之末其風變于夷

厲之世其時周末東遷不應遽有懷西歸之詩其可疑者

三詩譜疏曰。鄭滅虢檜而處之。故譜先檜而後鄭。又曰。王詩次在鄭上。譜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也。本此以決三疑。則知三家詩以檜廁衛鄭之間。毛則以王廁衛鄭之間。二國更互。竹籥推移。故檜與王之末篇。彼此易處。而上錯衛風黍離于王風之首。後儒不揣其本。燕說郢書。聚訟射覆。如議驪山十月之瓜。不已費乎。毛詩篇次如後。采蘋于草蟲。後賚于桓。與樂章不符。增笙詩佚篇于小雅。廁宣王采薇出車之詩于正雅。與三家詩不符。故劉歆言漢興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風。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鄭荅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

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乃至小雅之改移篇第。載于鄭譜。鄭風之脫爛失次。見于孔疏。幽風之簡札誤編。議自張衡。蓋漢初經師傳授。例得專輒。費氏更夫子之十翼。伏生合尚書之命誥。劉歆析春秋之篇數。公穀經皆十一篇左

氏析爲十二篇

而今文家博士。至有以尚書二十九篇爲備。比之

二十八宿。其一爲北斗者。今之賓賓焉。抱一毛詩爲季札舊第。而不信三家所傳。夫非尚書北斗之類歟。兩漢尚書費誓皆在甫刑之前。以文侯之命。秦誓居末。正同風終平王之義。而東晉古文。輒退費誓于文侯之後。與毛詩移王風于衛鄭之間者。非皆質于刪述之大誼歟。明乎鄭譜進檜

退王之義。而後十三國次第。若履扁石之安置。不頗焉。若挈裘領而頓之。直者不可勝數焉。王轍東雅。變風衛鄭二武公。首入爲平王卿士。以匡王室。及惠王子頹之亂。亦鄭虢定之。皆中興首功。衛得邶鄘鄭得虢檜。故以二國次二南爲變風首嗣。是齊桓創霸尊王室。晉文繼霸定襄王。故齊與唐魏次之。秦穆有同。晉文定襄之功。且得西都舊地。亦次之。陳則先代後也。又次之。至曹風傷天下之無王而思伯矣。蓋王風始于東遷。故列國變風皆隨王室時勢而次第之。合諸國之詩。卽一王之史。于是習亂則好始治而幽繼焉。又傷卒亂而王風殿焉。檜之先鄭也。猶魏之先唐。

也。王風之後幽。猶東都變雅之後于幽雅也。書終文侯之命及秦誓。而詩則變風變雅。皆終于平王。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未嘗言增于其外。未嘗言刪于其內也。正之而已。正之如何。曰。後王于幽。後幽于諸國。先魏于唐。先檜于鄭。及雅頌樂章。毋失所而已。

桐城馬氏端辰亦謂毛詩

次序當以鄭譜爲正。而以今正注疏本爲誤。但馬氏又泥于鄭志。荅張逸。幽在風下。次于雅前之語。謂鄭君亦以幽風居末。未嘗言王居幽後。不知孔疏明言幽王居末者。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故耳。鄭因荅張逸。幽風之問。故專以幽言。豈可以駁孔疏目視之譜乎。

王風義例篇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趙岐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是以詩亡爲頌及正雅亡也。范甯穀梁敘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是祖鄭康成服虔以爲變雅亡也。鄭詩譜云。子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又譜疏引服虔云。風不稱周而稱王者。猶尊之。猶春秋王人列于諸侯之上。在風則已卑矣。蘇轍曰。詩止于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是以詩亡爲變風亡也。夫以頌及正雅亡。則春秋當起幽厲。何俟東遷。以爲變風亡。則王迹豈熄于陳靈之世。春秋曷始隱桓。至雅降爲風之說。壹似上合迹熄。

下接春秋。故惑之者眾。則是謂詩非自亡。而夫子亡之風。非自降。而夫子降之。其害義誣經尤甚。推其致誤之本。總由但爭詩之亡不亡。而不究王迹之熄不熄。試思詩何以關乎王迹。王迹果何以與于詩。春秋之作。何以能繼夫王迹乎。王者馭世之權。莫大乎巡守述職。天子采風。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觀政治之得失。而慶讓黜陟行焉。故諸侯不敢放恣。而民生賴以托命。是陳詩爲王朝莫大之典。黜陟爲天王莫大之權。周自宣王以前。舉行不廢。至東遷之末。天子不省方。諸侯不朝覲。陳詩之典廢。而慶讓不復出。于王朝迹熄詩亡。諸侯放恣。是謂天下無王。天下無王。斯



賴素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謂以袞鉞代黜陟繼巡守陳詩之賞罰也故曰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興文武之道于豐鎬肯爲平王而已乎知詩之存亡繫乎王迹之熄不熄而不繫乎變風篇什之存亡則春秋繼詩之大本已得而沿譌襲謬之說覘消冰泮請更引申以豁世儒之惑

一則由誤信毛詩變雅終于幽王而謂西周無風東周無雅也風雅頌六義見于周禮謂其不列于王朝祭祀燕饗朝會之用則不爲雅而爲風使西周無風則成康昭穆以來畿內民風何屬入之南幽則非文王周公之事

惟召南甘棠何

彼穠矣非文王世而義各有取且人之二雅則非王朝公

亦非西周正風詳二南發微篇

卿之詩試觀二雅中孰爲西周盛時民風者乎正雅固無論卽厲宣

以後變雅如黃鳥谷風我行其野數篇稍近風體者亦王

朝大夫陳民隱達下情之詩且寥寥無幾難賅西周一代

風若謂王畿之詩不可名風則季札觀樂已云歌玉且甘

棠東山皆有天下以後之事何嘗不爲民風而必爲雅乎

觀南豳入樂且不得爲雅而謂後此民風反得爲雅乎謂

東周無雅則大雅衛武抑篇作于暮年平王之世小雅彼

都人士豈非東遷之什而茗之華至何草不黃其詞與王

風一例會謂東周士大夫并此而不能爲乎平王之罪不

甚于幽厲幽厲有雅而平王不得列于雅乎一疑泮矣

二則誤信續序以王風有桓王莊王之詩而謂王風始于平不終于平也。自黍離至葛藟之序皆刺平王而續序忽廁桓王免爰于其中。皇甫謐崔靈恩明知其失。反改下篇葛藟之序爲桓王以遷就之。豈知我生之初。自指宣王承平之世。我生之後。自指幽平傾喪之時。序乃謂桓王失信。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則是詩人及見宣王盛時。又中更幽平大亂。六十餘年。曾不一憂。而獨于桓王伐鄭一役爲之百憂乎。且三章發端。皆以免狡易脫。雉耿羅患。則是歎幽平之際。小人倖免。君子蒙難。與桓王伐鄭何涉。知免爰序之不可信。則邱中有麻之莊王出衛宏續序者。更無

言下後  
議矣。知桓莊無王風。則知變雅。玉風皆終于平王。而非降于平王。二疑泮矣。

三則誤信毛詩以王厠衛鄭之閒。而謂夷于列國。且以黍離作于王朝大夫。亦不得爲雅也。季札觀樂。已曰歌玉。鄭譜以王繼幽。而曰王城譜。明爲玉城。所采民風。實紀地名。非尊非貶。蓋周公營東都于王城。以朝諸侯。又營下都于成周。以處殷頑。平王遷于王城。不遷于成周。自平王至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至敬王始辟王子朝之亂。去王城而遷。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春秋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王風終于平王。皆王城所采之風。故不謂之周。而謂之王。自不得以周爲名。其時士大夫之作。如恐與成周相混也。

彼都人士。苕之華。等篇。既登東都。變雅。而民風之采。自王城者。非雅非豳。非南不系之王。將何稱。後儒誤以王城之王。爲王室之玉。遂謂貶其東遷。夫以王風爲貶玉。將以魯頌爲褒魯乎。使魯非頌而尊之爲頌。則南豳名風。亦可謂貶周乎。是知風采于民。雖西周不得列之爲雅。雅作于朝。頌作于廟。雖東遷不得降之爲風。觀三家詩以黍離入衛風。則知毛序黍離爲王朝大夫作者。昧雅與民風之區別。三疑泮矣。然則詩亡之說可知已。王朝變雅。與王國民風。并亡于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以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謂東遷而雅降爲風。則春秋胡不始

于平王之初年。而始于末年。觀抑詩作于平王三十餘年之後。詳大雅發微彼都人士。王風皆作于東遷後春秋前。故知

變雅王風一日不亡。則春秋一日不作。蓋東遷之初。衛武

公與晉文侯爲王卿士。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

邊蠻方。王綱尙未解紐。列國陳詩。慶讓之典尙存。及衛武

晉文俱歿。平王晚政益衰。僅以守府虛名于上。王迹蕩然

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詩亡之年也。王氏夫之曰。隱公之三年。平王崩。桓

王立。春秋于是託始。王風我生之初。謂平王東遷也。我生之後。謂桓王也。若夫此外列國變風。

下逮陳靈。是則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觀齊風終于襄

公。唐風終于獻公。而桓文創伯。反無一詩。則知桓文陳其

先世之風于王朝而衛終于木瓜美齊桓者亦齊伯所陳以著其存衛之功秦之渭陽曹之候人皆與晉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詞秦之駟驥無衣又有勤王之烈陳靈株林則楚莊存陳之盛舉而鄭則二伯所必爭蓋亦伯者所代陳矣若非以伯者所陳爲斷則齊景公徵招角招之詩尙存于孟子之世豈齊晉自桓文以後遂無一詩可錄耶列國則自隱至僖變風競作而文宣以後則惟株林一詩耶至若燕不列于會盟杞已卽于東夷楚自稱王魯宋又自比于王者之後固不肯自陳其詩安得有風哉惟二虢與魏檜同滅于晉鄭而虢無風陳蔡同列于會盟而

蔡無風則王朝有司失其傳耳。雖有伯者陳詩之事而無  
王朝巡守述職慶讓黜陟之典。陳詩與不陳何異。豈能以  
伯者虛文當王迹之實政乎。故以王風居列國之終。示風  
終于平王。與雅亡同也。故春秋始于王風。二雅所終之年。  
明王迹已熄。不復以列國之變風爲存亡也。後人以美刺  
無邪爲毛詩之大義者。則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國美刺  
之民風。何嘗一日廢乎。詩何嘗一日亡乎。春秋何必作乎。  
何不哀輯民風之美刺。以續詩而代春秋乎。明乎詩亡春  
秋作之誼。而知王柄王綱。不可一日絕于天下。而後周公  
孔子二聖人制作以球天下當世之心。昭昭揭日月。軒軒



揭天地請以告世之讀詩讀孟子者

曰王迹未熄之前西周正風何以反無一字畿內采風雖廢變雅豈無作者何以與風俱亡曰西周盛時樂章惟南幽雅頌頌于鄉國天下以爲正樂其後王所采之風但領在太師以備賟誦備散歌不如四者之用廣西周冊府盡亡于驪戎東周典籍王子朝又攜以奔楚正樂危而僅存散樂遂全崩佚其勢然也故國風自檜亡于西周外其餘國惟鄘柏舟衛淇澳秦車鄰在西東周之際就續序附益之亦止鄘頌齊哀唐僖陳幽數首篇然皆不足據也餘皆平桓以降

若謂夫子所刪豈盡刪其正而存其變耶孔疏乃謂王

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然則先王采風陳詩。非盛世之制耶。至王朝之雅。由于臣下自獻。而不由于陳。故國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大雅毛傳。明王使公卿獻詩。因爲工師之誦。則其變雅諷刺之什。可自授矇眊以達于玉。然其作者必有典雅之學。有篤棐之忱。故變雅板蕩。上媿周召。及乎東遷以後。若都人士至何草不黃。已籥靡同。里巷之謠。如晚唐無開寶之什。况平王以後哉。王既不求言于臣。臣亦無復進詩于朝。變雅遂與王風同熄。是王朝自亡之。非簡編本有而佚之也。西周正風之亡。乃本有而中亡之。非刪

詩者亡之也。列國變風。雖方伯閒陳于天子。而無關王者。巡守之黜陟。雖未盡亡。而無異于亡之也。詩之亡。有此三義。而必以王風變雅。皆亡于平王末年。爲春秋託始之由。此夫子譏脩大義。而子輿氏傳之者也。

邶鄘衛義例篇上

問曰毛詩移王代檜以復太師之舊固復其所不當復矣其分一衛爲三以易太師之舊果易所當易乎曰衛風凡四十篇

邶十九鄘衛各十又三家多黍離

較諸國獨繁重故分其節編以

代什數者不獨毛詩魯詩亦然然毛公之意固異乎後人之意魯詩所分又大殊乎毛詩所分也左氏載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三名一實連而不分視爲之歌魏爲之歌唐判然二國者殊例是邶鄘衛之不可分猶之曰殷商曰荆楚故北宮文子引今邶風柏舟之語以爲衛詩毛于此二風題

曰邶柏舟詁訓傳鄘柏舟詁訓傳衛淇奧詁訓傳不過區別兩柏舟使分冠邶鄘又以武公叡聖媵美康叔故因以淇奧冠衛詩初非別有義例漢藝文志齊魯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三家詩邶鄘衛同卷而毛分爲三卷故傳數多于三家也自鄭氏詩譜云周初實建三國其後衛世子孫兼并爲一作者各有所傷各從其國本而異之于是燕說雲起或謂夫子重殷墟存亡國則太師舊第胡爲已列其名或謂詩殊地地殊聲則晉并虞虢鄭并東虢齊并紀萊其詩曷不各別其聲以魯詩舊說考之漢書地理志曰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

尹之監殷謂之三監周公既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弟康叔

號爲孟侯遷邶邶之民于洛邑故邶邶衛三國之詩相與

同風是魯詩說以康叔初封卽得邶邶衛之地其三監有

武庚無霍叔者霍叔監邶相祿父故也

周書作維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

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則三監有霍叔無疑故孔晁注言霍叔相祿父鄭康成據書大傳言祿父及三監叛非祿父自監皇甫謐帝王世紀亦謂霍叔監邶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輕者以武庚管叔主謀故也王伯申謂三監無霍叔其說非是

故書傳及史世家從無道邶邶舊

君何姓者衛滅邶邶何世者乃孔疏申鄭謂周制大國無

過五百里必不以殷畿千里盡封康叔殊不知管蔡世家

言周公誅武庚管蔡分殷餘民爲二以其一封微子啟于

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為衛君則是南亳穀熟北亳蒙城皆在宋地而西亳偃師又為觀兵孟津之所三亳已不

在三監內康叔所得邶鄘衛實未嘗方千里也左傳定四年祝駝之

言亦第謂封康叔以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而已而殷之邦畿則西至大行東得桑土北

逾衡漳春秋時邢凡邢共燕邶雍邢檀溫諸國皆在故殷畿內豈邶鄘衛所能盡哉祝駝言取于有

閭之士以供王職左傳閭職史記作庸職是有閭即邶亦

康叔兼有邶鄘之證鄭譜以邶鄘衛就紂城三面分之周

制王城外為鄉遂之地每面二百里四面相距為方四百

里正合侯封之制今衛輝府東北有故邶城湯縣東南則

故邶城邶水庸水在其界內與衛相去不遠何謂康叔初

封不得邶鄘乎。或又據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略。二年，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俾康叔字于殷，俾中旻父字于東。所謂殷者，武庚東者，管叔則衛者，蔡叔與。漢志言邶、武、庚、衛、蔡、叔、鄘、管、叔符合。

鄭謂東衛南鄘北邶。孔晁謂東兼衛及鄘，皆與周書不合。

康叔封

衛字殷，固兼得邶地，而東鄘非中旻父所字乎。曰：是尤大繆不然。東與邶鄘皆非國名也。三叔非邶鄘衛之君也。史

記管蔡世家：武王封叔鮮于管。

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

封叔度于

蔡。

世本曰：居上蔡。

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則是管蔡本



封之國皆在河南而霍又在今山西霍州并非邶鄘衛之君衛世家亦言武王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漢志亦言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謂之三監是邶鄘衛皆武庚之地三叔特其輔相即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者故武庚都邶而國號殷管叔中旄父皆云字東而不云字鄘豈非邶鄘皆殷之下邑管叔之相殷猶中旄父之相衛皆助武庚康叔鎮撫其民并非裂土而居哉王制三監蓋殷制而武王因之其或有分土或無分土或三人或二人一人故說文云邶鄘商邑不言國名而則隨地制宜不盡拘也桑中之詩以沫鄉配沫東沫北則沫鄉即沫邦蓋朝歌木

在沫邑

水經注

紂武庚康叔皆都于此

本以沫水得名妹其段借字朝歌則紂所

改也史記樂書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

自都城而東謂之鄘自都城而北謂

之邶自都城而南謂之衛故周公臨衛攻殷其實邶鄘卽其附郭之地同治一城故謂衛爲沫鄉而不可謂沫南也

三監時武庚專治沫北之邶康叔時則兼治沫南沫北惟

中旄父相康叔攝治沫東非妹邦外別有鄘國邶國也詩鄭

譜謂東衛南鄘北邶皆自紂城朝歌而分之而酒誥注又謂沫邦紂都屬鄘國而沫東爲朝歌則與詩譜矛盾且康叔不都妹邦而酒誥之明使各居一國則管叔何能爲武

大命于妹邦爲誥何人哉庚之相康叔繼武庚都殷邶何以國名衛哉後人誤以三

監爲三君以邑名爲國名于是書則康誥三篇若尙遺邶

鄘之誥詩則瓜分一衛以爲三國之風。然謂三家所分盡同毛乎。則又不然。毛詩同一莊姜之詩。而四篇在邶。碩人在衛。同一宣公宣姜之篇。而新臺二子乘舟在邶。牆有茨鶉之責。責在鄘。同一衛女思歸之詩。而泉水在邶。載馳在鄘。竹竿在衛。考魯韓詩以碩人爲傅母。誠莊姜初至之詩。而地里志引河水洋洋屬邶詩。則知必爲莊姜詩首篇。而不退處衛未矣。以燕燕爲定姜送歸詩。則知必不廁于綠衣日月閒。而謂送已死之戴嬀矣。據史記世家完母死莊公命夫人子之安得有戴嬀可送乎。 蝓蝓刺宣姜。干旄閔伋壽竊旌代死。則必不次諸文公詩內矣。黍離爲衛壽閔兄。則知必與干旄同在鄘什。

地里志引庸詩在浚之郊觀毛分二子乘舟屬邶末則黍離殆屬邶末

遂錯入王風之首矣地里志于三國同風之下分舉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

師古曰今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邶無此句

洋洋

案此句疑後人用毛詩妄增

夫邶有河水洋洋明碩人在邶風矣

或謂邶詩當是河水瀾瀾與洋洋形近而譌然釋文引韓詩作泥泥則三家未必同毛也于衛詩不舉

以釣于淇邶詩不舉河水瀾瀾則竹竿或與泉水同在于

邶新臺或與牆茨鶉賁同在于鄘矣更以毛詩正毛詩則

綠衣日月終風莊姜矢志詩何以居碩人之前雄雉匏有

苦葉與新臺遠隔八詩而其中如泉水思須與漕在宣公

沒後二十餘年。旄邱黎滅于狄。距宣公沒百有十四年。何以序疏皆謂刺宣伯兮箋謂宣公時從王伐鄭。何以在芄蘭河廣之後。定之方中。乃渡河遺民所作。何不與木瓜同什。如是邶鄘衛詩。庶可稍論其世矣。推之以正諸國之世。如序稱桓王葛藟厠平王詩內。鄭風刺忽在文公清人詩後。渭陽世子詩在康公卽位詩後。斯干無羊在所父黃鳥後。以及鼓鐘之昭王出車南仲之宣王抑詩之非厲王皆同是例矣。師說淪亡什存二三。舉一反隅。俟好古君子

邶鄘衛義例篇下

魏源曰。吾讀衛風終于木瓜。大都皆文公以前齊桓所陳于王朝。而知衛風皆采于朝歌舊都。非度河以後之風。故加邶鄘衛之名。以別于楚邱之衛也。明夷狄盛而中國微。王迹熄而伯功繼也。攷古者皆以所都名國。然有國因都而改者。如唐之爲晉爲翼。邠之爲豳爲周。徐廣曰。岐山下有周原因。以得名。魏之爲梁。韓之爲鄭是也。國策多稱韓曰鄭。有以新都冠舊國

者。如商遷殷曰殷商。楚遷郢曰荆楚。後又遷陳曰郢陳是也。有以新舊二都別其國者。如周徙都豐鎬。謂故周曰岐周。其後遷洛曰成周。而謂豐鎬曰宗周。宋南渡後或稱北宋爲汴宋。衛

東徙度河後。謂故衛爲邶。邶衛是也。蓋因新絳而後有故絳之名。因下蔡而後有上蔡之名。因新鄭而後有西鄭之名。豈當初本有哉。衛本以衛水得名。出共縣之百泉山。東徑朝歌。以入於淇。沫水在衛水北。故從沫水稱之。則曰沫邦。桑中詩止曰沫。或言沫土沫邑。從衛水稱之。則曰衛。其實同一朝歌。故都而邶鄘則其附郭所治之首邑。蓋商時王畿舊制歟。春秋鄭莊公使許叔處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卽同城分治之制。與管叔中旄父字于東。祿父康叔字于西。同監朝歌舊都正同一轍也。地里志曰。衛至十六世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更封衛于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

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是朝歌衛水已皆非所有。而其詩

則皆采自舊都。其定之方中木瓜二篇。正著故衛甫亡之

事。則亦邶鄘遺民從徙度河者所作。閔二年傳狄滅衛衛

人益之以其滕之民。立戴公以廬于漕。正當新舊絕續之交。未足爲新衛之

風。春秋君死曰滅。破都邑殺人民曰滅。是時故衛已滅矣。

故齊桓陳詩于周之時。太師卽區之曰邶鄘衛。以別于楚

邱之衛。若曰此皆故衛之風。而非新衛之風。其後晉景公

主伯滅狄存黎。復陳其詩。而周太師以黎無風。而皆爲狄

滅。故附之于衛。且亦皆其先世之詩。作于故衛之日。非新

衛之本風也。惟三家以定姜燕燕作于衛。獻公之初。不如



毛序莊姜世次之合。或莊姜本有是詩而定姜賦之乎。則亦作于楚邱以前。仍不害爲邶鄘衛之詩矣。更以詩中地里時世證之。自兩柏舟淇奧莊姜宣姜汲壽惠公文公許穆宋桓二夫人詩外。其序無明文者。如泉水思須與漕與載馳同作于戴文廬漕之際。而必曰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朝歌城在今衛輝府淇縣東北。淇水出其西北。東徑濬縣界。肥泉出其東。二源合流。東南入淇。故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爾雅舍人注。水異出同流曰肥。竹竿同時所作。而亦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肥泉二源。故亦名泉源。惟與百泉衛河之源異。集傳誤合之。明皆懷故都新破之詩也。河廣詩箋疏皆謂作于宋襄公之世。則其時衛久已度河而南。與宋并不隔河。何假一葦杭之。衛文公徙都楚邱在宋桓

公二十二年。又八年桓公始卒。疏謂河廣設喻之詞。則毛傳何不云興乎。說苑述魯詩說宋襄

公。茲父爲太子。請立目夷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

不可以往。正夫人歸衛。思子賦詩之時。其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

公疾乃召還。此末年事。考年表。宋桓公七年。取衛文公女弟。當衛惠

公二十五年。距戴公廬漕十有餘載。而衛文徙楚邱後。又

八年。宋桓始卒。則必非度河後詩矣。蝮螭相鼠。干旄二詩

序。皆係諸文公之世。然魯詩列女傳以四馬白旄。彼姝者

子。爲憫伋壽之死。詳荅問。則宣公以前所采于河東浚地者。

浚爲漢濮陽縣地。今大名府開州地。惟此及凱風二篇。亦舊都詩矣。詳荅問。魯

詩以蝮螭在東。爲邪色乘陽。人君淫液之徵。臣子爲君父

隱藏故言莫之敢指。則亦以爲刺宣姜詩。非文公詩矣。魯詩以相鼠爲妻諫夫。毛傳謂無禮儀者。居尊位而爲闇昧之行。其事于宣公爲近。而關尹子言聖人師拱鼠而制禮。孫氏國因據陸璣疏。韓愈詩以爲相州之鼠。則在朝歌東北。亦故都詩矣。伯兮有狐二詩。次芄蘭河廣之後。然文公無從王東征之事。箋謂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世。則詩言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者。蓋衛人仕于王朝。以元士執戟衛王宮。行則夾車而趨。其妻從仕于周。故云自伯之東。鄭在衛之正南。王在衛之西南。俱不可云東。孔疏謂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然思婦在室。豈有舍其所居之地。而以伯爲東行耶。則與北門詩之王事適我。簡兮詩之

欲薦賢王室。

序疏以爲在宣公詩內西方之人傳箋謂碩人宜薦在王室

皆周室東遷

初之詩矣。有狐之淇梁淇側淇厲風景依然。而韓詩外傳

云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

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夫

四體不揜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憂天下

之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此合釋

鳩羽有狐二詩。以分證飢寒二義。則是衛先世時在位君

子憂其窮民。

王風有芄者狐亦喻窮民

而詩考引齊詩綏綏作久久。如

序箋婦人喪耦而寡欲與人爲室家之說

亦故都淇邑詩矣。至若氓婦涉淇送

子而至頓邱。

氓字從亡謂流亡之民也。又同甍言亡田之民也。周禮遂人注甍民言甍異內外也。又新

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若本國之民授田安土又何必以田里安之以土宜教之乎故知氓自外至也涉淇至頓邱此民之離其本土淫于外州者也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爲氓去其本土而寄藉他國者也故曰天下皆悅而願爲之氓

渭此又皆在衛都朝歌周有西畿之日若文公以後淇頓

皆淪晉狄襄王以後秦地東至于河

詳秦風  
荅問

無復有此往

還矣是以季札聞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衛風乎若曰此皆朝歌故衛之風如是而非楚

邱新衛之所有也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

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人知檜魏爲亡國之風

而不知邶鄘衛爲亡國之風夫子正詩退王于幽而以檜

次邶鄘衛

詳國風義例篇

以明康叔武公之故邦淪爲夷狄其遺

風蕩然泯矣春秋戎先見次荆次狄而荆暴于戎狄又暴于荆齊桓之伯功莫大于攘狄而攘戎攘楚次之衛風終于木瓜所以著齊桓攘狄之功也楚起南夷較戎狄略有紀綱及莊王以後入陳服鄭戰邲義聲益著于天下且嗣桓文而伯春秋始書荆後書人後書子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非若西戎之滅宗周赤狄之亂王室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不可一日與居也當狄滅邢滅衛盡有河北地使再渡河取曹濮則宋魯皆將爲狄中國不絕如綫矣國語稱桓公築五鹿中牟蓋與牡邱以衛諸夏之地是桓公旣封邢

衛復爲衛城河北諸邑。以禦狄而閑諸夏。非若晉文伐衛。舉河北五鹿中牟諸邑盡取之。衛于是不復有河北也。桓高于文者在是。衛所以不爲邶鄘而爲楚邱者在是。中國與狄所以存亡者在是。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投我木瓜。報之瓊瑤。此諸夏之心。非獨衛人之心也。以是詩殿衛風。爲諸夏錄。不獨爲衛錄也。不然桓之邶鄘。至使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而衛文願忘再造之功。乘五子之亂。伐齊桓之喪。滅同姓之邢。瓊瑤之報安在乎。故衛詩終于木瓜。可以見其風皆故衛之風。爲邶鄘衛所由名焉。可以見其風多陳于齊桓。而變風皆伯者之迹焉。可以見夷狄盛而中國

微爲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本焉。衛居變風之首而美齊桓。猶曹居變風之終而思郇伯。變雅爲西周王迹所由熄。變風爲東周伯迹所僅存。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春秋得不許五伯以繼王迹乎。詩亡然後春秋作。不其然乎。



幽風三家詩發微上

魏源問于毛詩主人曰。國風之異于雅者。采自各國民風。而無公侯自作之詩也。雅之異于風者。獻自王朝公卿大夫。而無民風也。今幽詩多作自周公。則七月陳王業。何異公劉。鴟鴞閔管蔡。何異常棣。東山勞還卒。何異采薇。杜且鄭氏謂七月一詩兼雅頌。乃不列雅而列于風者。何。幽者夏殷侯國。此詩作于成周。而遠冒其名。其言則民風。其時則夏正。有鳴倉庚。八月剝棗。則夏小正之成文者。何。風各采于其國。今破斧九罭伐柯。作之者非幽人。所詠者非幽公。乃不入周南而入幽者。何。鄭譜謂周公遭變居東都。

追念公劉太王皆有事難之故。以比序已志。太師知其主意于幽公之事。故別序爲幽國變風。則七月言農桑衣食。何預周公遭變。東山以下。又何與公劉太王。而太師知其意者何。且季札觀幽曰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周公東誅管蔡。何樂之有。古者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徹樂。如其倫之喪。周公遭手足之禍。創鉅痛深。而一賦七月。三賦東山。祝則兕觥萬壽。謔則其新孔嘉。以談笑處垂涕之時者。何狼跋序美周公。而傳以幽公之孫美成王。豈詩人預知後人編入幽風。而先爲是稱。乃以主鬯曾孫。而同公子同姓之稱者何。

公姓卽公孫也

予嘗蓄疑積載固疑七月鴟鴞皆幽

國舊風。非周公創作。東山破斧以下。皆幽人從征之新風。不但非周公作。非東人作。亦非周大夫作也。及讀漢匡衡之疏。曰。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而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審所上而已。齊詩漢書地理志曰。昔后稷封豳。公劉處邠。太王徙邠。邠國名。岐山名。猶邠國名。岐山名也。毛詩作幽。岐三家詩皆作邠。邠。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邠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史記言太王去幽遷岐之後。幽民舉國盡復歸古公。乃營築室屋而邑別居之。民多歌樂之。

而頌其德

魯詩

孔叢子曰于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故

七月序曰陳王業蓋舊有此詩而周公陳之也而後恍然

于幽風多太王舊國之詩七月皆夏政之故而後釋然于

鄭氏謂七月兼雅頌之誣

詳幽雅  
幽頌篇

及三家詩無七月之誣

詳四家  
同異篇

則心一開又一日讀趙岐孟子注曰鴟鴞邠風之

篇刺邠君會不如此鳥疑與金滕牴牾及攷琴操曰

初學  
記白

帖引岐山操周人爲太王所作也太王去邠而邑于岐山自

傷爲夷狄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此太王去邠有詩

之證以其爲古公自責自悼之詞故序曰刺邠君與衛武

抑戒賓筵之自責同例古人文詞簡質不可以文害詞毛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張揖上林賦注云：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皆以自傷爲自刺。正同斯例。蓋以鳥之愛巢自喻，以不能庇其子與室自責。取子謂有其民，人毀室謂據其財物。曰：予未有室家者，猶言陶復陶穴，未有室家也。周公之遇患難，猶太王之遇夷狄，不陳誨則傷其誼，自賦詩則傷其情。故志先公之志，詩先民之詩，以詔孺子。王亦猶召穆公作常棣，畢公作關雎之例，亦猶高叟爲詩之爲，皆述古而非造篇，名之曰鴟鴞者，舊有詩而公名之也。不然成王何由而喻詩意。此詩何由而名。邠風豈非邠國舊詩。矇瞍所習誦耶。則心又一開。夫二詩皆周公所陳于王，而

考其實則皆幽國舊風。奈何東山九罭以下顯然民風者。尙謂周公勞還卒及東人畱周公之詞。不謂幽國民風乎。或曰。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山。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于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章懷注。歷引竹書紀年以證之。則東山九罭以下。安知非幽國舊詩。東山爲季歷伐戎旋軍之事。破斧伐柯爲季歷伐戎獻捷之事。袞衣繡裳爲季歷受命牧伯之事。狼跋爲季歷被譖拘幽之事。故其詩皆入幽風。與七月鴟鴞一例。其說

若何曰。是說于三家詩無徵。又于經文無徵。未可鑿空臆造。以爲新奇也。漢人如易林之鴟鴞破斧。冲人危殆。賴且忠貞。轉禍爲福。皆以破斧諸詩爲公。且從無單文孤證。可傳諸周先世者。况東山諸詩。與多士多方諸書。皆不言及管蔡。蓋成王周公。自隱其家難。若季歷征戎。則當聲罪致討。如昆夷獫狁。淮夷徐戎。荆舒氏羌。鬼方韋顧。昆吾之例。且當執訊獲醜。臨衝撻伐。以彰雷霆震疊之威。豈有征戰十年。連章疊詠。無一言指斥何敵。但爲我祖東山寄托之詞者。又無一言凱捷俘獲。但爲勞苦軍士之詞者。且狄在周北。戎在周西。文王時尙以西距昆夷爲亟。况季歷之世。

何暇遽舍西攘而專東略。若據淮南子水經汾出燕京之山。及晉伐東山臯落氏。在上黨壺關。距余吾城僅百餘里。謂徂東之役。爲征燕京。余吾之戎。則此外西落鬼戎。及始呼騁徒之戎。豈皆在周東。而不在西。何以詩中無一言及西征。而季札觀豳。但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豈季歷時西無戎患。而文王始有耶。若謂公旦之詩。不當入豳風。則季歷遷岐。已改國號曰周。何得尙仍豳稱。若季歷得稱豳者。則周公東征。所從皆豳岐子弟。四詩皆從征軍士所作。何得謂非豳風耶。自太王去豳。豳民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及武王分陝之後，并分岐周東西以爲周公召公采邑。是  
幽國遺民，久在專治之內，故說文邠在美陽，又云美陽亭  
卽幽民俗，有夜市，有幽山。蓋幽遺民從至岐山下者所居。  
且地鄰戎翟，其民材武忠厚，自公劉作三單，太王立冢土，  
季歷用之以四征西戎，文王伐崇，伐耆，無敵天下，故周公  
以方伯受命東征，所從皆幽岐之人。幽人以碩膚戴周公，  
亦第謂幽公之孫，而東山之述幽俗，皆與七月相表裏。其  
曰蝓蠋桑野，倉庚于飛，依然蠶月條桑有鳴，倉庚之俗也。  
曰瓜苦栗薪，蠪蚶在戶，灑埽穹窒，依然七月食瓜采茶薪  
樗蟋蟀在戶，穹窒熏鼠之風也。七月則歲時風土之記，東

山則從軍獨樂之吟。若如毛傳以我心西悲爲周公悲二叔。則曷不云我西曰歸我心東悲乎。于女信宿。明爲幽人。謂東人之詞。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尤幽人親上懷先之證。如狼跋毛傳以公孫爲成王。不與序美周公不失其聖者。自相刺繆乎。狼跋比商奄。公孫謂周公。無以狼况周公。以公孫謂成王之理。且季札言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明謂幽民風俗踴躍從戎。而不懷安戀土。是爲樂而不淫。若謂周公東征管蔡。何樂之有。何淫不淫之有乎。蓋文王之風。既有二南。而文王以前文王以後之風。則皆入幽風。七月鷓鴣作于周公之前。而周公始陳諸王。東山諸篇作于幽公之後。而太師采以入什。二南

西周之正風也。幽西周之變風也。王東周之變風也。十五國之風以二南始。以幽王終。變極則思正也。詳國風次第篇而聖人正樂之志爲東周之志。百世如昨矣。彼以七月鳴鴉。非民風。東山以下。非作于幽人者。風雅之體未辨。烏足與言詩。

幽風三家詩發微中

問曰。鴟鴞之敘見于金縢。故詩書相表裏。馬鄭以鴟鴞作于三監未征之前。許慎王肅以鴟鴞爲作于三監既誅之後。故辟位與辟法。辟治異訓。東征與東都。東魯殊文。至其爲流言疑謗而作詩。則各家無異說也。若如白虎通義。魯詩說。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謂以三公出爲方伯。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則是君臣初無疑閒。公何爲而貽詩。天何爲而風雷。王何爲而始誦終泣。毋乃美言非實。無一可徵乎。曰。詩之鴟鴞。誤于書之金縢。汨說蓋二千載矣。語徵實。則東漢不如西漢。西漢不如周秦。語知道。則衆人之見不可

以測賢人賢人之事不可以論聖人請先明秦漢尙書家  
之言而後申西漢三家詩之義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金縢武王崩三監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  
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成王  
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  
歸在豐作周官此夫子之言也作雜解曰武王克殷乃歲

十二月崩。鎬，葬于岐周。

孔晁注：乃歲，謂乃後之歲也。肆，權塗。

周公立相天子。

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

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

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俘獻殷民，遷于九畢。

孔晁注：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

也。此尚書逸篇也。書大傳曰：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

殷，三年踐奄，四年封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

致政。此尚書今文家言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崩，成王少，周

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

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

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頗收殷餘民以封康

叔于衛。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

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

魯旅同聲字

作嘉禾。初管蔡畔周。

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魯世家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我所以爲此。將以成周。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

誅二叔殺武庚封康叔微子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

侯咸復宗周天降福祉唐叔得禾異母同穎母畝獻之成

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東土作餽禾東土已集周公

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此

史遷問故孔安國蓋尙書古文家言也源于是爲之說曰

書敘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者一言成王黜殷伐管蔡伐

淮夷踐奄歸自奄者六是成王年不甚少隱元年公羊疏

王十三卽位則居東三年成王喪畢年十五而冠矣故能

讀鴟鴞之詩悟金縢之策勝爵弁之服有歸禾之弟豈有

襁保之說負周公在朝未嘗踐阼出征未嘗專命明矣唐

叔獻禾王命以歸周公于東而已不敢尸其功卽尊二公



亦不如尊周公其萬無疑忌明矣。

漢書昭帝紀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

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卽位而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此尙書今文說此成王不疑周公之明武王崩三監淮

證李德裕乃有成王不加漢昭之論謬矣。

武王崩三監淮

夷卽叛周公卽相成王黜殷與逸周書元年葬武王二年

作師旅合與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合與金縢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合與周本紀魯衛管蔡宋燕四家皆合其

非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

復居攝明矣史記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以貽

王與金縢于後公乃作詩之文合其作于東征事定以後

非作于東征以前且并不爲武庚流言之事又明矣善乎

魯世家述周公之謂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斯言也。其知聖人之心乎。昔者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而伊周不敢辟者。太甲成王之賢且長。不如啟。而天下懷明德。又未若禹之世。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昔者武王欲兄弟相後。固薦公于天。而公不受矣。度邑解王告叔旦曰。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未定天保。汝維朕達弟。乃今我兄弟相後。筮龜其何所。卽今用建庶叔。且恐涕泣共手。云。禱身請代。仁智材藪。自任而不疑。公之能自必于天。審矣。公羊子曰。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周公何以不之憚。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白虎通義巡守篇曰。周公入爲二公。出爲

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臯言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後漢書班固傳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 聖人所在朝覲謳歌訟獄皆歸往焉

文王由方百里起化行六州虞芮質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故曰聖人得百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矧周公以大聖叔父之尊且親主少國疑一旦先去以爲民望公出而二叔入二公不以疏間親武庚反得以外應內人心其尙歸沖人乎天下不歸沖人則必歸周公西周之治日敝東魯之化日行天下方習于殷人弟及之舊而震于周人傳子之新朝覲謳歌訟獄者皆不之武王之子而之公公雖欲使天下復宗成王而不可得雖欲終守南河陽

城之辟而不能。天下雖得聖人以爲君，而聖人反不能以天下讓其若以身告三王之初心，何故憫然以身任天下而不敢辟？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弗辟而流言不行，三叔遂畔矣。畔而成王命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天下復大定矣。不曰東征而曰居東，不曰管蔡武庚皆誅而曰罪人斯得者，史臣緣周公心所不忍而渾其詞耳。東山詩但曰我心西悲，何嘗明言其事哉。然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何以復貽鷓鴣之詩？史則曰成王亦未敢訓周公，尙書凡今文作順者，古文皆作訓，順之爲言從也。訓則順之，段借，諄則訓之形譌。段氏尙書撰異曰：玉篇古文信作諄，集韻作諄，从言从立心，與諄訓皆形

近成王亦未敢信周公鷓鴣之詩也。此成王亦未敢信從說作詩于誼亦通。武進莊氏述祖同之。

鷓鴣之詩者。三監已平。東土已集。嘉禾之天庥已至。區區淮奄自可不勞師而定。何至有下民侮子之亟。何至有拮据瘁瘠之苦。儵翹漂搖。曉音之感。以大聖處小醜。以事後追既往。若憂危不可旦夕。如太王辟狄者然。此成王所未敢信從詩意者一也。曰子未有室家。又曰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其志皆在于遷都作雒。夫舍文武豐鎬之安。而爲勞民動衆之舉。非有般庚圮河之迫。而同太王去邠遷岐之事。能無安土重遷。震動萬民之疑。此成王未敢信從詩意者二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其志則在于制禮作樂。以

爲億萬年宗社苞桑之固。夫太王文武創基業於前。子小子止當守其成於後。乃不沿襲之是爲。而創造之是急。豈後人能勝前人乎。得毋謙讓未遑乎。伊尹曰。子弗狎于弗順。成王之未能順周公。猶太甲之未能順伊尹。畏難苟安。以聖王之事爲非已所及。誠恐一旦盡從公言。則心日勞。身日瘁。焦然無復爲君之樂。此成王未敢順從詩意者三也。未信從殷頑未革之說。將日侈。未信從作雒遷都之說。將日佚。未信從制禮作樂。祈天永命之說。其尙可進于耿光大烈乎。聖人之于天道。賢人之所不知。卽二公殆亦未之深喻。吾于君爽不說見之矣。吾于度邑解武王發天保。

未定不遑假寐。獨以告周公。見之矣。史記周公告二公曰。

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我所以攝政者將以

成周。詩箋曰。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

之功。成王不知其意。云云。案此詩鄭箋謬誤至多。節取此數語者。鄭曾注尚書大傳。又習韓詩。此今文家舊義。偶用

其意耳。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三年未能作。將大作

恐天下不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鴟鴞之詩。正

優游三年不能作之心事也。王德未成。殷頑未革。祈天永

命之基未固。文王之德未洽于天下。使後世論者曰。禮樂

則謙讓未遑。甚至王霸雜用。逆取順守。慙德于禹湯。遜隆

乎虞夏。卑之毋甚高論。繼志述事。謂何其可以告我三王

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喪亡期而喪亡至。使嗣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惟耽樂之從。浸蹈太甲之覆轍。其又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衆人以不得天下爲墜天之降寶命。聖人以雖得天下而不獲堯舜其君民爲墜天之降寶命。鴟鴞與七月同列于幽風。與無逸同誨于成王。無非動其敬天命。畏民。而。易其逸。豫晏安之志。何暇追計于小腆之靖。流言之寢。徒以鴟鴞斥武庚乎。韓詩章句曰。鴟鴞。鷓鴣鳥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徒知堅固其巢。不知託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蒿



折巢覆子破是其病也。

文選注

毛傳：鴟鵂，鷃鳥也。無能毀

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口病手瘡，故能免于大鳥之難。趙岐

曰：鴟鵂，小鳥也。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小鳥尚知及天未

陰雨，而取桑根以纏縣牖戶。

邠君猶言周君也。邠爲周之舊稱。此詩太王自責，故如其

意而序曰：刺邠君。毛傳釋公孫碩膚謂成王爲邠公之孫。則此稱邠君何嫌乎？張揖注上林賦云：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是古善刺字之誼，不可泥。凡憫悼怨艾之詞，與期望規切之意，皆可云刺。此則邠君自刺，猶抑戒賓筵之爲衛武自責也。文選張俊表曰：鴟鵂卹功，愛子及室。易林曰：鴟鵂

鷃，治成遇災，綏德安家。周公勤勞，是四家詩皆以爲鷃

鷃自言爲周公自比，不以爲惡鳥，斥武庚。

陸璣疏以鷃爲巧婦，巧婦卽

荀子所言蒙鳩與韓詩說合。故趙岐亦以爲小鳥。易林云：鷃雀竊脂，巢于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寒心飄搖，常憂

殆危是也。惟爾雅郭注始以爲鴟類而埤雅及集傳宗之。遂以爲惡鳥。或謂黃鳥。碩鼠皆呼而告之。此不當爲鴟鴞。自呼不知彼二詩皆人言也。故呼而告。天下小安晏然無之。此詩全託鳥言。非鴟鴞自謂而何。

虞處堂巢幕。謂已有室家。皆所謂託居于葦蔭而不知網繆于桑土。致巢雖新。愛子雖勤。風雨漂搖。禍來自門。以此思危。危可知矣。無皇曰。今日崇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其知作易之憂患乎。成王生于深宮之中。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懼。執詩不悟。而執書始泣。天變懼其外。金縢告其內。始知二聖人之畏天命。憂天下。若是其岌岌也。始知太王以來。多難興邦。至今日其未艾也。予小子偃然不知。猶

有童心。厝火積薪之下。而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何怪公之

嘒嘒其音乎。自新以迎天意。

鄭孔新迎如字。馬鄭說以親迎。反風爲成王迎周公而歸。

夫風雷一時之事。西京反東土千里而遙。安能立刻迎還。與成王郊相見乎。故迎還而後攝政。攝政而後出征之說。

斷不

郊天以謝上帝。

孔傳郊以玉幣告天也。用今文說。卽所謂禮亦宜之者也。

遷改速

乎風雷。鄭注引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天子行善以感天。

不回旋經日。斯之謂矣。翻然東徂以親周公之誨。以躬踐

奄平淮。遷蒲姑之勞。營洛遣倅。獻圖告卜。明明穆穆。精白

一心。以仰繼三后在天之志。詩頌之曰。成王不敢康。夙夜

基命宥密。洛誥曰。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

休。蓋至是而成王與公咸有一德矣。人知征四國爲公之

功而不知使成王能化四國始爲公之德故曰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于刑措

漢書王莽傳

夫孰知其憂勞拮据

網繆壹至此乎夫孰知其使成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乃至此乎知鴟鴞與七月同在豳風之志則知無逸之志并知訪洛敬之小愆之志并知文王望道未見武王未遑假寐周公坐以待旦之志并知多士多方梓材召誥洛誥之志故孔子讀是詩而歎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苟第皇皇于一身之流言而不皇皇于國家之治與未治或小治而不求大治曾若是爲知道者乎毛詩序曰鴟鴞救亂也若全詩皆爲周公自救何與于救

國家之亂乎。季札聞歌曲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或淫于觀。于佚。于游。于田。斯樂而淫矣。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何淫之與有。讀詩者如無書。讀七月。鴟鴞者。何必更讀無逸乎。孟子論是詩亦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豈非以意逆志。知詩深。儆成王。毋恃陰雨之未至。以流于般樂乎。辟嫌之事。賢者不爲。二公在朝。流言奚入。諸儒未達賢人之心。而欲論聖人之志。或謂周公辟流言。或謂刺朝廷。不知周公烏乎。千載以下。尙不知是詩。而謂當日。沖人其遽知之乎。

漢書昭帝紀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此班固今文尙書說。可正馬鄭之誣。可正李德裕成王不及漢昭之謗。或曰。辟當从說文訓。辟爲治。治者。治武庚。非治管蔡也。猶漢書治梁獄治淮南獄之治。周公初意。但知有武庚。及居東二年。窮治流言所自。乃知釁敗管蔡。故云罪人斯得。源案。武庚叛亂之當治。何待質諸三王而始決。流言但可以惑衆人。豈能惑三王在天之靈。豈三王尙不知公心而待

其自白乎。武庚殷後也。孺子之利不利。何與武庚事。二叔與武庚同城。而謂流言之起。但知有武庚。不知有二叔。東征二年。而後知之。豈二年間同城之二叔。尙未叛。獨武庚一人叛乎。委曲以殉馬鄭之誣。何如正大以求聖人之志。

幽風三家詩發微下

問曰。幽風言我徂東山者。四傳箋正義皆不言東山所在。故亦不能定居東何地。或據說文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又幽下云美陽亭卽幽也。民俗以夜市有幽山。則幽卽周公采邑。幽山卽東山。周公辟位居東。卽辟居采邑。故詩名幽風。其說若何。曰。岐山非幽山。而幽山尤非東山也。漢書地里郡國二志及鄭箋并云幽在右扶風陌。有幽鄉不在美陽。且許旣云邠在美陽。則美陽亭之有幽市。幽山不過遺民從至岐下者之所居。非謂二國同在一地。美陽今鳳翔府之岐山縣。幽爲今邠州岐在長安西四百餘里。



幽又在岐北百餘里。由岐往幽則正南。若周公自鎬京往則正西。安得云徂東乎。久據采邑密邇京師。三年不朝。欲何爲乎。若疑東山所在。則當以當日時勢攻之。而知初居東都。後居東土也。衛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當國。管蔡疑周公。乃與祿父作亂。欲攻成周。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猶居鎬京。未營洛邑。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于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又宋世家。管蔡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作欲襲成。史記自敘太史公留滯周南。張晏曰。周南洛陽。白虎通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法言

亦以周公東征與召伯述職並言。此魯詩舊說。

法言或問爲政曰思

歎昔者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歎矣夫。

則是周公本以方

伯主陝以東之諸侯。洛陽正其周南行化之地。而管蔡本

封。一在上蔡。一在滎陽京索之間。

管在滎陽

皆迫近成皋。故欲

襲攻成周東都。以搖動天下。周公以東方之伯。受命專征。

自當先據其地。明矣。知次年移居東土者。書序唐叔得禾。

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本

紀作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魯世家曰。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則所謂東山者。卽魯

之東蒙山古奄國。故世家與淮夷并言。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卽此東蒙山。

是時淮徐奄皆在河以南。邾鄆衛皆在河以北。故謂公子臨衛克殷之後。卽移師踐奄。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又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又曰。成王歸自奄。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則一再曰。踐奄。而詩則再三曰。我徂東山。是皆終事在奄之證。蓋臨衛攻殷者。依水爲營。而徂東山踐奄者。依山爲營。皆紀軍形實事。然後總前後而論之。曰。尚書大傳言周公攝政一年救亂者。卽元年夏六月葬武王子畢。逸周書作淮解是秋奉命專征。先居洛邑之事也。二年克殷者。則自黎陽度河而北。臨衛攻殷。殷大震潰之事。及書序以歸禾東土爲兵所

也。三年踐奄則成王東來。周公相以親征。度河而南。卽世。

家之留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也。本紀作三年。并元年數。世家作二年。從克殷。

時數之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按商蓋卽商奄也。關叔卽管叔。聲之轉也。韓非子說林。

周公旦已勝敵。將攻商蓋。辛公申曰。大難攻。小易服。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此商蓋卽商奄之證。皆形近而譌。彼

以居東爲辟居東都。辟居東魯。辟居岐周者。皆于古無稽

焉。

曰。東山在東土則然矣。至據魯詩說以破斧東征之詩爲

周公出爲二伯。述職東征。黜陟而天下皆正。其黜陟奈何。

又伐柯九戩之詩。毛序刺朝廷不知其得失若何。曰。書序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

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又云以殷餘民封康叔。是卽大明黜陟之事。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二伯則無事。代天子巡守。述職以陳四方之風。周南是也。有事代天子征伐。受鉞而正四國之邪。幽風是也。故三言既破我斧。卽賜斧鉞。專征之明文。故祝駝言管蔡啟商。甚閒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彼序謂刺朝廷不知者。則是周公東征之初。直不奉王命。擅兵相攻乎。嘉禾之祥。不敢尸其功。必以歸周公于兵所。成王之疑公者安在。且二公日在王左右。何所事事。曾無一言寤主。直至風雷明忠。始築大木乎。伐柯。欲朝廷以禮處周公。九戩欲

朝廷以袞冕迎周公。二公既著在朝，非冲人之比。曾所見不若周大夫乎。所謂刺朝廷者，非刺二公乎。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仁智福祿與。周公齊，二南則周召媿休。幽風則美此刺彼。其仁智不蔽者安在，而并陷周公以專命擅誅之罪。吾恐一聖二賢，進退無據也。故知東山破斧，幽人從公于東而作也。伐柯九段，幽人美周公能化東人。因代爲東人之詞也。狼跋乃正美周公能成鳴鶡之志。革殷頑而致太平也。皆非所謂刺朝廷不知也。何則。東人者，殷頑民也。多士多方也。文王化行六州，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公主陝以東，旣陳其風爲二南。至東征二年。

在妹邦。三年在淮奄。則皆青兗冀三州爲文王未化之地。久染商俗。無事酗酒寇攘。有事反側蠢動。幽人以爲不難于勝殷。而難于使殷民革面革心。以從聖人之化。而同六州之俗。故伐柯傳云。柯喻禮義爲治國之柄。媒以行禮。喻治國非禮不能安。雖然。其則不遠。以人治人。改而止。我觀之子。邊豆有踐。自殷民得見周公。而咸化于禮樂矣。後世如樂毅攻齊而齊人賢之。諸葛攻魏而魏人安之。王猛入燕而燕人感之。皆行軍節制。秋毫不犯。尙得人心如是。况聖人王師。所至時雨。市不易肆。農不失耕。過師衽席之上。且誅其貪虐。禮其賢士。除其苛政。齊其禮俗。安得不所過。

者化乎。九畿作于三年。在淮奄已免喪之後。故有袞裳之服。公歸之詞。昔夫子相魯三月。魯人歌之曰。章甫袞衣。惠我無私。袞衣章甫。爰得我所。夫子化魯于三月之後。周公化奄于期月之餘。故公羊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東國怨之謂也。漢書公孫宏傳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故曰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吡。化也。言周公所過者化也。蓋至明年營洛。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厥旣命。殷庶庶殷不作。周公曰。示之以力。役猶至。况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康誥曰。四方民大和會。侯甸



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至是而殷之讐民百君子皆與周  
公一心一德矣。召公之治西方。終于西旅貢獒。在武王世  
而其政已成。周公之治東方。終于息慎之命。至成王世而  
其化始就。故白虎通曰。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東方被聖人  
化日少。故分陝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孟  
子曰。文王之德。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二南之  
化。西始于豳。而東北終于商奄。故以東人之化。入于豳風。  
明禮樂百年而後興。周公所以終太王王季文王之道者。  
在此而後以豳公之孫。繫之周公而不疑。

劉氏徹七經小傳曰。公孫者。豳

公之孫謂周公也。管蔡流言自取顛躓歸美于公身名俱泰。今用是說若如毛傳指成王則當稱曾孫不當稱公孫。且當序云美成王不當云美周公矣。箋亦以公爲周公與毛傳異。殆用韓詩而未盡者歟。夫物之難化者莫如狼。故易象稱虎變豹變而狼不與焉。雖然跋窳徒勞赤舄不改。碩膚所及德音何瑕。狼不革而何害豚魚之孚。商奄不靖何害殷頑之化。孔子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苟不知鴟鴞憂亂之遠志。豈能見狼跋致太平之遠志乎。苟不知周公遭變之志。同于公劉大王處患難之志。豈能知公孫謂周公之義乎。故以幽風爲周南之變。可以幽風爲二南之終亦可。

詩古微上編之三

•